

狂瀾叢書第二

第二種

# 清晨起來

第一集

高歌作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1929

狂飆叢書第二

第二種

# 清 晨 起 來

高 歌 作

上 海

泰 東 圖 書 局

印 行

中華民國十八年九月三版

書 名 清晨起來

著 者 高 歌

發行者 韻南公

印 數 4001—5500

版權所有 不詳即

定價 大洋四角五分

外埠函購 郵費加一

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

## 狹的囚籠

沐鴻著

定價五角

這是一個熱烈的靈魂的哀訴，沈鬱的心靈的叫喊！作者對於自己的憧憬，是具備了十二分的熱望去追求的。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一顆青年的熱烈的紅心，在紙上跳躍着，可以引動讀者的感情。是沐鴻先生最近的力作，深望青年們加以注意。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 斧 背

尙 鉞 作      定價六角

讀過病的人，都知道那是一本性的苦悶的喊叫的響。喊叫出性的死滅，但尤其喊叫出性的復活來。這本斧背，自然不完全是，但大都是性的苦悶的叫喊。而聲音的姿勢則與病中的不同。感受着性的苦悶的人，買本看，但誰又不是在性的苦悶着呢。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 遊 離

長虹作 定價五角

遊離的人生，遊離的夢境，作者在這裏是深刻地拿自己的心情寫作下來的。長虹先生的創作，想讀者多已熟悉了，無容再在此介紹，這是他最近所收的幾個短篇，他的藝術的深造是更比以前突進了。讀了這冊書，就可知道作者最近的心情。現已出版，購者從速。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 目 錄

愛之沫	1
愛的報酬	6
解剖	13
愛之備	16
看護孩子的時候	19
破碎的生命	24
襯衣	30
邂逅	36
人鳥	47

漩渦.....	51
最初的接吻.....	62
征途.....	68
父親的像.....	79
活屍.....	83
愛力.....	87
蒼蠅的世界.....	91
剃刀.....	95
走回了家裏.....	99
死屍.....	106
搖牀之上.....	109



## 愛之沫

我同我的朋友小黑子，在囚住久了的一個城的街道上亂跑，記不清是從什麼時候跑起，可知道是已經跑的很久，曾經發見了許多不路同的子，在這些不同的路子上，除我們二人外，祇有偶然突出而聳立在地面的石柱。雖然有紅熱的太陽光燃燒得我們的身體發着汗，然而我經驗到的是黑夜，因為黑暗的夜氣，充塞了這個城裏的的空洞的房屋和大地，間或有太陽光由我們身上反射出一絲一絲的明亮透穿了牠們。

這是一個空洞的城，這是一個沒有人跡的城，這

是一個太陽光閃照不到的城，這是一個黑夜的城，我的感覺如此訴述牠的遭遇，而我的精靈給牠們以夜世界的名字。總是一個奇蹟了，夜世界給我以光明。

我們走的是一條小路，兩傍密排着平房，不知怎的，我覺着走到人的所在地，雖然還是沒有看見一個人。我十分歡欣，簡直把我的朋友——小黑子忘去了。

在小路，我覺着是人的所在地的將要盡頭一傍，一位和藹的，誠摯的老女人站在一個小門上，從她的口中，發出一種人類的愛的聲音。

『朋友，我不稱你先生，我等候你已多時了。』

那奇使我停了腳。我沒有說話。

『朋友，我不稱你先生。我等候你已多時了。』人類的愛的聲音再從和藹的，誠摯的老女人的口中發出。

我驚奇的站着，沒有說話，並且連注視她的眼睛和我臉上呈現着的笑紋都沒有絲毫的移動。

『朋友，』老女人說：『我不稱你先生，請你到我們的房裏來。我們有話同你說。』

『不能。』我說：『我有朋友同行着，我要同他，我

的朋友，小黑子，同行去。」

「朋友，」老女人說，人類的愛的聲音從她的口中發出：「你不會有朋友。」

「不能。」我絲毫也沒有移動我的姿勢說：「我有，在我後面。」

「朋友，」老女人保持着她的人類的愛的態度，略帶點惋惜口聲說：「——你錯了吧——是很遠很遠的後面吧——你瞧。」說到末尾兩字時，老女人的視線由我身上移向到我的身後，我便跟着老女人的視線把我的頭一轉到後面，真的我的朋友，小黑子，看不見了，同時，我覺着老女人的惋惜是對的，我便自惋惜起來，我的朋友，小黑子的像便在我的惋惜之下也失掉了。

我重新把我的眼睛注視老女人，我重新呈現出笑紋在我的臉上，我重新驚奇着，只是略添點不自在的神氣在這種驚奇的情緒中。老女人不但是我眼中的偉大的像，而且是我腦中的偉大的像，她癡住着在我的精靈的深處，我成了她的軀殼，這個偉大的人類

## 親愛的老女人

老女人轉過她的身體往裏邊走去。我跟着她跨過門限往裏邊走，走到那的屋子的第二個門，就是墓園子的門時，從屋子裏走出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正在她的一條腿跨出屋外，我跨進一條腿在屋內，她微笑的注視了我一眼，我微笑的注視了她一眼，在我們這一眼的注視中，雖然是一眼的注視，們的生命，個性，人格，已經由把握而擁抱而化合了，但是她向前走而走出了屋外，我向前走而走入了屋內。

『你看見了吧。』老女人和藹的誠懇的說：『朋友，就是她，我的親愛的唯一的女兒，她讓我等候你——等候你多時了。』

『是的，』我說：『我看見了她——我知道，但是……』

她，老女人，並不等我的話說完，極端親愛的聲音從她的口裏發出

『我的男兒，』老女人說：『讓我稱你做男兒吧，我的親愛的唯一的男兒。』

『不能，』我說；『不能，現在不能，現在你不能如此稱呼我。』

『我親愛的，』老女人說；『我能如此稱呼你，至少我都能如此稱呼你。』

『不能，』我說；『現在不能如此稱呼我，雖然我願意，但是，現在不能。』

『我知道，現在不能，我的親愛的，』老女人十分了解的說。

和藹的，誠摯的老女人，十分了解我。她便從她的精綠的小箱子裏，取出一軸小巧的東西來給我，她教我收起。我知道她的意思，我把牠展開來，上面畫着的是什麼東西，我忘記了，只有一種頂鍾愛的殘像直到現在還存留着。還有，我寫了四句寄放我的生命的詞句在上面，我也忘記了，可是也有一種頂鍾愛的殘像遺留下，直到現在也還存在着。我把直到現在還存在着的四句詩的殘像記着在下面：

“.....  
.....  
.....  
.....”

七，九。

## 愛的報酬

的確是我的住房陷落了。陷落的深度，足足有五六十丈，形成一所巖巖的地底的向下樓房。

那時，我站着在第一層樓的走廊上。

我用了我的手把住欄杆的上緣，低垂下我那公正的頭來。直到胸前 我的眼睛，承受着那根祕密的支使，現出奇異的神色。就這樣；我看，從我最近的一朵挨排着紅色的欄杆頭，瞧着透出綠色的芝麻布似的欄杆，再下便是樓柱。每逢一件東西，都能喚起我的注意來，這都是我從來不曾經看見過的。我的注意

的力量。雖然久視過這樣許多的東西，但是，並不顯一點疲倦和厭惡。

當我最後發覺了那白漫漫的東西的時候，我的神經奇異了起來，回憶而且思索。

那不是一隻綿羊，更不是一塊石頭，不是……不是……

最後，從那微動的姿勢裏，我認識了……一點都不會錯的，我認識那是什麼東西。

像是 一隻手在打招呼了，那灰白的閃動，像是兩片嘴唇，那上下開合着的；這樣，我知道是在說話，但是，說些什麼呢，我可聽不出一點點來。

無論什麼女人，老是一個樣子，只知道有她們自己。

我 逢遇着 們的時候，從來沒有舉起我的眼睛來，誠心的看過她們一次。我是不曾長着看女人的眼睛的，我自己知道。

但是，這是已經過去的了。

我終於失掉了我自持的能力，這個第一次女人

對我表示的敬禮。

我順着欄杆，開始我的進行。

在我走下幾個樓梯時，有腳踏的聲音，緊迫在我的背後，傳入耳膜。我掠回我的頭看時，沒有看見什麼，仔細聽時，腳踏的聲音也沒有了。但是，我並不停止住，把着走廊，繼續我的前行。

最後，走到最下層的樓房的底面。

但是，招呼的手沒有了。

我開開房門找尋，所有的，一切的房子，都找尋遍了也找不着。

我佇立着……忽然，聽見乾枯的呻吟，在樓房的外面出了，我一聽見，就知道這是她的聲音，雖然我不會聽見過的罷。

我想得找個出路，出去瞧瞧她，然而找不到。就是我剛才開過的門扇，都牢牢的死釘住了，盡我所有的力量去開，而連搖動也搖動不得牠。這樣的開盡了切的門扇，一個也沒有開開。但是，每逢到一個門扇時，聽見那女人呻吟的聲音，就是從這個房裏傳出。



我的神經感受不過這樣許多的刺激而麻木了。  
我的精力動不動這樣死釘着的門扇而疲乏了。

.....

當我第二次找尋那女人的所在的時候，在樓房的一角，我發現了個能夠通出外面而用磚砌成的小門。這個小門，沒有門扇，可以一直看出外面去，並且看得到外面很遠的地方。

在小門外面的旁邊，坐着一位身材瘦削而面目枯焦的青年女子，正是招呼過我而我找尋不見的她。她合上了眼睛，淚深深的刻著在她那一絲血紋不帶的雪白的兩頰和嘴唇的上面，一直到了下頷。她上身的衣服的前半，濕津津的緊貼著在她的肉上。透露出她那苦而且酸的餘生。

我擁抱著她，撫摸著她，吻著她。她那冰冷的皮膚，刺穿了我的骨髓，好像是在報復她生前別人給與她的侮辱和蔑視。

她的頭髮，變直了，變成焦黃的顏色，這個證明她是被火燒死的。